

#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民 事 裁 定 书

(2023) 粤 01 清终 3 号

上诉人（原审申请人）：黄洪斌，男，1974 年 1 月 8 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广舞台二马路 22 号 518 房。

委托代理人：邹浩兵，广东方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蕾，广东方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望达路桥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 83.85 号自编 707B。

法定代表人：吴堂林。

委托代理人：王学进，广东华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洪斌因申请对被上诉人广东望达路桥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达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2）粤 0104 清申 10 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洪斌上诉请求：1.撤销（2022）粤0104清申10号民事裁定书，并发回重审或由本院进行裁定。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申请被上诉人强制解散一案，业经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4日作出（2021）粤0104民初20138号民

事判决书。综合该判决书认定事项及判决内容为：王剑、黄洪斌、吴堂林于2020年6月23日签署的《望达公司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王剑、黄洪斌实际上系被申请人公司的实际股东。在2020年6月23日，王剑、黄洪斌、吴堂林三人签署了《望达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决议因公司经营不善，同意对公司进行解散清算，各股东按持股比例承担公司亏损，同意即日成立由王剑、黄洪斌、吴堂林组成的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清算。作出上述股东会决议后，当天黄洪斌当场向吴堂林移交并封存了望达公司的公章（同时封存的还有黄洪斌和王剑另成立的广东粤通讯基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该公司的解散清算案件仍在越秀法院审理中），封存时封条上的表述为：“此两公章由吴堂林负责保管，如未经全体股东同意私自开封，所有责任由吴堂林负责”。王剑、黄洪斌、吴堂林三名股东均在上面签字确认。但在之后对被上诉人公司进行清算工作的过程中，清算组成员黄洪斌（即上诉人）一直被排除在清算组实际工作之外，上诉人提出的清算意见均置之不理，被上诉人的整个清算工作完全由吴堂林、王剑控制。更有甚者，吴堂林在未通知黄洪斌本人、未召开股东会议一致同意以及粤通讯基公司还在进行公司清算诉讼官司的情况下，于2020年12月1日擅自私人开启封条并使用了公章，且在2020年12月4日才在微信上通知上诉人黄洪斌，当时上诉人很是震惊，因为这间接导致放在同一个盒子容器内封存的粤通讯基公司的公章也同时被启封使用了。更令上诉人愤慨的是：吴

堂林不但辜负了股东的信任，违背了其誓言，构成违约，还勾结王剑伪造了所谓的“股东会决议”和“清算报告”等三份虚假文件，构成了违法。直至由吴堂林、王剑控制的股东会向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了虚假的清算报告完成了被上诉人公司注销登记，上诉人也没有看到过被上诉人公司的清算报告。上诉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规定，“……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公司股东、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二）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在本案中，首先，作为被上诉人公司清算组成员之一的股东黄洪斌被排除在实际清算组工作外的情况下，清算组是如何能够合法地达成并作出一致同意的清算意见？再者，更为关键的是，在被上诉人作出的清算中，被上诉人的二位清算人称：截止2021年1月7日，公司拖欠股东吴堂林工资62万元、王春工资31万元，拖欠员工王雪平工资45万元，该部分债务合计138万元。但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见，被上诉人公司早在2017年12月29日便已经搬离了所在的办公场地并停止了一切办公及正常经营活动，为何在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清算报告中会出现截止2021年1月7日仍存在债务138万元？显而易见的是，清算组成员吴堂林、王剑将股东黄洪斌排除在清算组

外，利用其控制公司公章的便利，编造了虚假的清算报告，该行为明显严重侵害了股东黄洪斌的合法权益。而且，根据被上诉人公司章程及（2021）粤0104民初20138号民事判决书可见，清算组成员吴堂林、王春其身份系公司股东，而非是公司员工，其与公司不具备劳动合同关系，怎么会存在拖欠工资呢？再者，清算组成员吴堂林、王剑为逃避公司清算后的股东责任，相互勾结意图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公司的三个股东之间已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已不可能自行按公司法正常的法律流程进行清算，所以上诉人才提请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进行合法清算，因此，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对公司强制清算诉请实属不该，应予以改判。

一审法院经审查查明：望达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吴堂林，商事主体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登记股东为吴堂林、杨振业及王春，认缴出资金额分别为260万元、370万元及370万元，注册地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83.85号自编707B，登记状态为在业，登记机关为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另外，股东王春代持王剑的股权份额，杨振业代持黄洪斌的股权份额。

2020年6月23日，望达公司股东王剑、黄洪斌、吴堂林召开股东会，一致决议：对望达公司进行解散清算，各股东按持股比例承担公司亏损，并于当日成立清算组对望达公司进行清算，清算组成员为王剑、黄洪斌、吴堂林；同意先由清算组成员共同清算，或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清算。

2020年11月24日，望达公司清算组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告清算组成员，吴堂林任清算组组长，并于同日在该系统公布债权申报公告，公告期为2020年11月24日至2021年1月7日，同时公布了债权申报地址及联系电话。

2021年1月11日，王剑、吴堂林及其委托代理律师王学进、黄洪斌、杨振业参加了望达公司股东清算会议，并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名。王剑、吴堂林出具其二人签名的2021年1月11日清算报告提交望达公司股东会表决。吴堂林、王剑签名及加盖望达公司印章的清算报告载明：一、公司财产清算情况：经清查公司无固定资产，账户无货币资金、无存货。二、公司债务情况：1.截至2021年1月7日，公司拖欠股东吴堂林工资62万元、王春工资31万元，拖欠员工王雪平工资45万元，该部分债务合计138万元，按照股东会决议的约定由全体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承担；2.公司除拖欠股东、员工的工资外，没有其他对外债务，也没有其他债权人申报债权。三、不拖欠公司员工养老保险金，员工已经全部安置处理完毕。四、剩余财产分配情况：公司无剩余财产分配。五、公司账簿以外如出现债权债务，由公司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

2021年1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一、全体股东一致确认公司在经营期间没有对外债务，办理注销后，如出现公司账簿以外的债权债务，由该债权债务的经办个人独自承担。如因该债权债务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该债权债务的经办人应当向遭受损失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二、对于股东内部出资分担问题。全体股东

一致同意将公司财务账册提交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在全体股东确认具体出资情况及资金去向，按照清算组的处理意见确定的方式进行处理，原则上由股东按照持股比例的原则进行分担。如在本次会议后七日内股东黄洪斌、杨振业仍未将公司财务账册提交给清算组负责人，造成清算组仍无法对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则股东内部出资分担事项由拒交财务账册的股东责任人自行承担，股东会不再对此事项作出任何讨论和处理。三、对于公司拖欠股东及员工工资问题。截至2021年1月7日，公司拖欠股东吴堂林工资62万元、王春工资31万元，拖欠员工王雪平工资45万元，该部分债务合计138万元。按照2020年6月23日股东会决议的约定由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承担。四、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财务账册审计工作授权清算负责人委托有资质的信誉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五、全体股东同意授权，在本次会议后由清算组负责人向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到会的黄洪斌、杨振业未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另外一份2021年1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一、对公司清算组2021年1月11日提交的清算报告予以确认，对清算报告反映的公司资产情况、债务清偿情况的真实性负责，同意该清算报告。二、根据清算结果，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注销后，如出现公司账簿以外债权债务，由公司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

黄洪斌确认持有望达公司的财务账册，但表示由于不信任其他股东，故未将财务账册交付清算组成员进行审计。望达公司陈

述，望达公司的清算无需法院介入，如黄洪斌交出财务账册，清算组成员可以自行清算，请求法院不予受理黄洪斌的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申请公司清算是指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或者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清算组故意拖延清算及存在其他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公司股东或者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基于权利人的申请，由人民法院介入对公司进行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规定：“公司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七十条、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公司股东、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二）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据此，在公司解散后已经自行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情形下，债权人或者股东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强制清算，应当提交公司清算组故意拖延清算，或者存在其他违法清算的行为，且该行为可能严重损害申请人利益的相应证据材料。本案中，首先，望达公司的股东已于2020年6月23日一致决议解散望达公司，组成清算组对望达公司进行清算，并确定了清算组成员。之后，清算组成员依法履行清算组成员及负责人、债权申报公告备案等职责，并于2021年1月11日作出清算报告。由此可见，望达公司清算组在清算过程中不存在

故意拖延清算的行为。其次，黄洪斌未提交证据证明清算组其他成员违法清算，可能存在严重损害其利益的相关证据。最后，黄洪斌持有望达公司的财务账册，却以不信任清算组其他成员为由拒不交出。即使清算组至今仍未作出清算报告，或无法对望达公司进行清算，也不属于拖延清算，而是由于黄洪斌个人原因导致无法清算。综上，一审法院不予受理黄洪斌对望达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另外，一审法院认为黄洪斌应及时向清算组提交望达公司的财务账册，由清算组及时对望达公司的债权债务作进一步清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不予受理申请人黄洪斌对被申请人广东望达路桥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规定：“公司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七十条、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



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公司股东、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二）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因此，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应当以自行清算为原则，而只有出现法定特殊情形时，股东才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介入公司的清算事务。本案中，望达公司全体股东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一致决议解散公司，并已成功成立清算组对望达公司进行清算。现上诉人黄洪斌向法院申请对望达公司进行强制清算，其应当提交证据证明望达公司清算组存在故意拖延清算，或者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其利益的行为。但从本案事实及证据来看，望达公司清算组成立后已依法履行了清算组成员及负责人信息公示备案及发布债权申报公告等职责，并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出具清算报告提交股东会表决确认，由此可见，望达公司清算组在清算过程中并不存在故意拖延清算的行为。相反，上诉人黄洪斌并未积极履行股东清算义务，在持有公司财务账册的情况下，却以不信任清算组其他成员为由拒不交出，导致清算组至今无法对望达公司的账务状况进行审计，未能对公司的债权债务作进一步清理，客观上阻碍了清算组进行自行清算的工作。上诉人黄洪斌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望达公司清算组故意编造虚假清算报告侵害其权益。故此，一审法院认定在黄洪斌因个人

原因导致无法清算的情况下，不予受理其要求对望达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并无不当。黄洪斌应及时向清算组提交望达公司财务账册，由清算组依法完成望达公司的清算工作。

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 璟

审 判 员 丘 杰

审 判 员 钟淑敏

二〇二三年 三 月 六 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苏倩怡

黄晓琳